

少儿探案解谜系列

[瑞士] 沃尔夫冈·埃克 著
王钟欣 译



看不见的证人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少儿探案解谜系列

看不见的证人

Der unsichtbare Zeuge

[瑞士] 沃尔夫冈·埃克 著

王钟欣 译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不见的证人/(瑞士)埃克著;王钟欣译. —北京:世界知识出版社, 1999

(少儿探案解谜系列)

ISBN 7-5012-1308-9

I . 看… II . ①埃… ②王… III . 儿童文学-故事-作品集-瑞士-现代 IV . I52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484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1253

责任编辑

周宇君 韩玉清

封面设计

郭宝珍 肖 勇

插 图

肖 勇

责任出版

林 琦

责任校对

争 妍

书 名

看不见的证人

Kan Bu jian De Zhengren

出版发行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

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甲 31 号(100005)

排版印刷

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经 销

新华书店

开本印张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: 4.25

版次印次

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

1—8000

定 价

7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

录



- ☆☆ 1 看不见的证人/1
- ☆☆ 2 趁火打劫/29
- ☆ 3 两次被盗的汽车/33
- ☆ 4 一直戴着面具的首领/36
- ☆☆ 5 偷盗圣母像/43
- ☆☆ 6 白马测试/48
- ☆☆ 7 越狱/63
- ☆☆ 8 从赌场到酒店的途中/67
- ☆☆ 9 度假者/72
- ☆ 10 乘火车逃亡/76
- ☆☆ 11 最后一位客人/79
- ☆☆ 12 神秘的客人/85
- ☆☆ 13 偶然的证人/89
- ☆ 14 失踪的花瓶/92
- ☆☆ 15 戒指的后果/97
- ☆☆ 16 第四瓶之后……/100



- ☆ 17 信使/105
- ☆ 18 不请自来的客人/109
- ☆ 19 在十二层楼上的历险/111
- ☆☆ 20 致命的弯道/118

答案/126



1 | 看不见的证人

利物浦是英国的港口城市，濒临爱尔兰海。这天，整座城市被浓重的、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。

雾缓缓地从天而降，然后渐渐向四周散开。

它落到房屋上，涌入街道中。所到之处，人们仿佛被一层湿漉漉的薄纱蒙住了似的，喘不过气来。黄昏来临的时候，太阳才稍稍露面，于是，这片灰色很快地融进了夕阳的余晖中。海面上偶尔传来一两声哀怨的雾笛，这是在告诉人们有船要入港了。笛声飘进了码头边上的一个住宅区。这里以前住的是码头工人，现在住在这儿的是一些穷人里的穷人以及大大小小的地痞恶棍。走在那片荒凉的破屋烂瓦之中，真让人有点战战兢兢。

这里许多房子的窗户上没有玻璃，而是糊着厚纸板或塑料纸。



说话声、呼喊声、叫嚷声充满了大街小巷。人们不时还能听到放肆的笑闹和醉汉的怪叫。这个肮脏残破的地方俨然成了一个露天剧场。一间间屋里正在上演着一幕幕截然不同的广播剧。

可是，也有一些住家的门口点着灯。窗户上装着玻璃，还挂着厚厚的窗帘。很少的几家还装了电话。

这天是礼拜五……

这个礼拜五让那个穿雨衣的男人终生难忘。

当时，他从艾波森广场走进了这里的某一排破旧的房子中。

他套着一件曳地的深色格纹雨衣，戴着一顶浅帽，胡须遮住了脸。尽管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，但是他还戴着墨镜。

这男人的脚步很沉重，他低着头，摸索着向前走，显然是腿脚不太灵便。

他穿过布劳肯顿街，向右拐进了肯德津斯巷。

他的步履越来越沉重，也越来越迟疑。他的眼睛眯着，好像是在找寻着某个门牌号。

突然，他停了下来。这里是肯德津斯巷 46 号，他要找的地方。



比尔·考克思像是若有所思又像是心情烦闷地咬着一截熄灭的烟头，又时不时吐出来，喝上一口啤酒。

比尔三十九岁，是被人们叫做小偷的那种人。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和任何一种行当联系在一起，因为只要能谋利，他什么非法的事都干。从手提包到汽车他无所不偷。走私这行缺人，他就走私，市场上要是缺电视机（比如在上届世界杯赛事之前），他就帮着弄电视机。但他最喜欢做的还是接别人的活。目前正赶上淡季，没什么人找上门，这让他很恼火，因为他得自谋出路。在前几天的一次行动中，因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，他在逃跑的时候扭伤了左踝，至今肿得老高，还淤着血。

比尔正要给伤腿换个姿势，放在摇摇晃晃的餐柜上的电话响了。他呻吟着站起来，一跛一跛地穿过简陋的房间。

“喂！”他闷闷不乐地冲着话筒喊。

“嗨，考克希^①老兄，是我！”话筒里传出闹哄哄的声音，听起来对方挺兴奋的。

“嗨，马尔克。”考克思苦笑着打招呼，嘴里还

① 考克思的昵称——译者注。



叼着那截烟头。

“前些日子我还琢磨你呢！你还在苏格兰啊？”

“考克希，我是两小时前刚回来的。哎，你到哪儿去找像我这么忠实的朋友！我一到家就想，自己在艾丁堡赚了大钱，得打电话给你，请你和你的小弟弟杰米去史宾奈酒店吃大餐。老贼，你觉得这个主意如何？”

比尔的眼前立刻浮现出老朋友马尔克·史登雷的模样。这会儿他那一百多公斤的身子一定是挤在哪个电话亭里，扁平的脸奸笑着，嘴大张着冲着话筒嚷嚷。

“这主意真棒，马尔克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我就知道嘛！那我们晚上8点在酒店碰头。考克希老兄，我可有好多事要告诉你，你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的。好，待会儿见！”

“可是，马尔克，不行。”考克希把烟头搁在了电话机旁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马尔克，这半年你不在家，可发生了好多的事”。

“哎，考克希，你的声音听上去真吓人。出什么事了？”



“我的脚扭了!”

话筒那头的人松了一口气。

“嗨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！我早就该想到不会有事的!”

考克思没等他朋友说完就粗声粗气地打断他：“是因为杰米!”
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杰米怎么了?”

“他被抓起来了。”

“你别吓唬我！他被抓了?” 马尔克吃惊地叫出声来。考克思怒气冲冲地对着话筒吼道：

“是的，老头，我的弟弟现正蹲在伦敦警察局的拘留所里呢!”接着，他又装腔作势地说：“马尔克，你说说，我是不是又当爸又当妈？我是不是尽了全力来教育杰米?”

“考克希，你尽力了!”

“我不是一再地对他说嘛，杰米，一家出一个小偷足够了。你要学点正经的东西，你以后要堂堂正正地做人。我再三劝告他，真的，马尔克，我真是费尽了口舌。我还说，你千万别去碰那些会让你遭殃的东西。我还建议他去当警察，我说，当警察去吧，那是公务员，那是正经事儿。你成天只要在



街上巡巡逻，什么都抓不到也照样拿钱。见鬼，杰米，我不是对你说了无数次，人可以轻松而体面地挣钱吗？就算是瞎了眼的警察也是受人尊敬的。”

“是的，考克希，我都记得。”胖马尔克非常同情地说，“他都干了什么蠢事？”

“你想想看，这个无用的笨东西溜进了伦敦凯尔斯区的一幢别墅，然后，然后……”考克思余怒未消，“然后被当场抓住了。他收罗了一大堆银器，在从窗口往下爬的时候抓不住了。你知道他干了什么？你知道我这个白痴弟弟都干了什么？你都不会相信的，马尔克，这个小白痴把装满银器的包袱从二楼窗口扔到了门口的花园里！”

“太可怕了……”马尔克吓得身子都抖起来，“肯定是连白金汉宫的人都听到了！对吧，考克希？”

“这我可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有半个中队的警察赶到了那儿，当时他正好站在那堆银器旁边。”

“哎哟，太可怕了。然后他就一直被关在拘留所里？”

“就是这样。五个月前他在肯辛顿区动手的时候被抓过一次，这回他们至少得关他一两年。”

“他在肯辛顿干过什么？”



“这你不晓得……”考克思又把熄了的烟头叼在嘴上，声音有点含糊不清。可两人还在接着说。

“这小子钻进了彻丽·芭得柏克的豪华公寓，好像这世界上再没什么地方可偷了似的，好像他非偷芭得柏克不可！”

“你是说那个演员芭得柏克？”马尔克激动地喘着粗气。

“就是她！”

“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这个芭得柏克可是个美人儿，不是吗？我最喜欢的演员就是她了，只要一想到她那头金色的长发，我的心里就会有种异样的感觉。”肥胖的马尔克兴奋不已，声音有点发颤。

“那是假发，你难道会不知道？她其实是秃子！”考克思想扑灭马尔克的热情，可是马尔克还在电话那头兴致勃勃地说：

“情愿是个脸蛋儿漂亮的秃子，也别长着许多头发，却丑得像个皱皮的苹果。”

“各人口味罢了！”考克思反驳说。

“据说，”马尔克说，“她小时候被美洲的印第安人抓去割了发皮。她也没办法，不是吗？”

比尔摇摇头，心想，这个马尔克虽是个不错的同行，有时也可以当个同伙，可他实在不够聪明。



“你说的割发皮的事不会是真的吧！”

“我这么听说的。”

“胖子，那全是瞎扯！她的头发是生病掉光的。割发皮是美洲上个世纪才有的事儿，那会儿芭得柏克还没生出来呢。”

几秒钟的沉默，只听见马尔克的喘气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又嘀咕着说：“比尔，你说得对。割发皮的事是胡说。但尽管如此，她的确很漂亮。杰米到她那儿想找什么？”

“他看上了她的皮衣。”

马尔克吹了一声口哨，“好眼光，你弟弟眼力不错，好多人都对芭得柏克的皮衣赞不绝口。”

“也许吧。我对皮衣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这小子从四楼的阳台爬进了她的公寓。我反复提醒过他，一个人动手时别去碰那些死沉的破东西，可他不听，他偏要表演给我看他有多大能耐。”

“找到皮衣了吗？”

“多极了。这小子乐疯了。芭得柏克不在家，他竟然跑到她的厨房里吃起饭来，然后……简直太蠢了，我实在讲不下去了。”考克思气得直摇头。“太蠢了，这简直是……”

“别吊我胃口了，考克希，跟老朋友有什么不



能讲的？”

“你是知道的，杰米不喜欢糖，这肯定是从他爷爷那儿遗传的，所以他在厨房里到处找甜味剂想加在茶里。我告诉你吧，他还真找到了一小瓶甜味剂。”

“运气不错。”

“药片和他平时用的不太一样，他以为是进口的，就往茶里加了三片。马尔克，那可不是甜味剂，那是安眠药！”

“太可怕了，考克希！”

“他醒来的时候，一睁眼就看见芭得柏克正冷笑着瞪着他。”

“太妙了！”马尔克叹了口气。考克思却气呼呼地对着话筒呵斥道：

“胖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芭得柏克后面还站着两个拿着手铐的警察！”

“那可不太妙！”马尔克沉下了脸。

这时候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

“喂，马尔克，有人敲门，我先把话筒搁在架子上，你别挂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你正好想一下请我吃什么。”

考克思放下听筒轻声笑了一下，然后一跛一跛



走向门口。

肯定又是斜对门的米斯·安辛顿，他一定又是碰巧什么东西用完了，上回是糖，就在今天上午。

比尔打开外屋昏黄的灯，开了门。他沉着一张脸，皱着眉头，不耐烦地盯着面前站着的这个大胡子。他从头到脚打量着那人：墨镜、帽子、长雨衣。“什么事？”他凶巴巴地问，可是身上的肌肉却松弛了下来。这个人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考克思估计他有七十岁了。

“是考克思先生吗？”

陌生人问话的方式很有教养，而且好像经过了深思熟虑。可是考克思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。

“别白费劲了，老头，我没东西给你，换个地方乞讨吧。滚开！”

那人的声音变得有点僵硬，他好像被激怒了。“你误会了我的来意，考克思先生，如果您就是考克思先生的话。我不是乞丐。”

“好吧。”考克思点点头，“你是那种以高贵方式讨饭的人。”

“我有事与您商量。”

“哎哟，这太可笑了。再见，老头。下次想个新鲜点的主意！”考克思讥笑地说着，转身要走，



可是就在转身的时候他愣住了。老头低声嘀咕了些什么。

考克思回头问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是关于您弟弟，考克思先生。”老人轻声答道。

考克思蹒跚着挪到老者身旁，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，用力地摇着。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杰米让你来的吗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”

“我能进去吗？被人看见不太好。”

比尔用力拍了一下客人的肩，轻轻咳了一声表示同意。

“一直往前，到里屋去！”

比尔跟在穿雨衣的男人后面，追问着：“我弟弟好吗？他想要什么吗？他缺什么吗？”

老者走到一个藤椅前面，边坐下边说：“我总可以坐下吧。”他摘下了墨镜。

“老家伙，坐舒服点，来点威士忌怎么样？”

那人摇了摇头：“谢谢，我从不喝威士忌。最多喝点波尔图葡萄酒。”

考克思摇着头说：“我可没有这种上等汽水。好了，说吧，杰米怎么了？”

“他……他感觉不太好！”老者吞吞吐吐地说，他迟疑得有点过分。可考克思没听出来。



“他病了?”

“病? 不, 他没生病……”

“那怎么了?”

“我想, 他是不喜欢拘留所和……”

“废话, 谁高兴蹲牢房啊!”

客人遗憾地摇着头, “而且看起来他得在里边待上相当长的时间。考克思先生, 我得说, 您的弟弟是个不错的年轻人……”

比尔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一点点怀疑: “废话这么多干吗? 你是救世军不成?”

“也许我可以帮助您。”老者的声音里含着一点点期待, “关键在于, 您的弟弟对您有多重要了。”他说这话时晃了一下身子。考克思心里犯起了嘀咕, 这个老头想让我干什么? 尽管如此, 他仍回答说: “我会为我的弟弟做一切。不管怎么说, 他今年刚满 21 岁。”

“可已经是个厉害的小偷了。听说, 他至少要判两年。”

“可笑, 他只是打算偷东西罢了!”考克思愤愤地说。

“可他还对一个公职人员进行了暴力攻击, 他咬掉了一个警察的左耳垂, 您难道忘记了?”